

美文

YISHENG DE
MEIWEN JIHUA

一生的美文计划

季羨林 顾问
徐如麒 主编



世界名家美文100篇

美文不可多得，辞藻华美者常常无内容，内容充实者常常显枯燥，辞藻内容俱佳者常常没有“主心骨”。

美文之美，义有多端：或美在深沉如鲁迅，或美在忧伤如沈从文，或美在奇诡如张爱玲，或美在透逸如汪曾祺……美文不可学，不可仿；能为美文者不多，能为美文者亦绝无可能篇篇皆美。美文如同天才之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团结出版社

美文

YISHENG DE
MEIWEN JIHUA

一生的美文计划

世界名家美文100篇

季羨林 顾问
徐如麒 主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的美文计划——世界名家美文 100 篇/季羨林顾问 徐如麒主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214-229-9

I. 世… II. 徐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016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185×260 毫米 1/16

印张:36.25

字数:975 千字

版次:2007 年 2 月第一版

印次: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229-9/I·12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因多种因素,本书所收部分译作者的著作权未能事先一一落实,请有关版权人见书后速与本社联系。

目 录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柏拉图 1
论老年	[古罗马]西塞罗 13
随笔	[英国]培 根 18
论出版自由	[英国]弥尔顿 21
对异议派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英国]笛 福 24
一个小小的建议	[英国]斯威夫特 32
观剧	[英国]艾迪生 37
致柴斯特菲尔德勋爵书	[英国]约翰逊 40
优雅而快乐的人	[英国]休 谟 42
论崇高与美	[英国]伯 克 46
世界公民	[英国]哥尔德斯密斯 64
《抒情歌谣集》序言	[英国]华兹华斯 68
伊利亚随笔	[英国]兰 姆 80
论出游	[英国]赫兹利特 90
寒晨早起	[英国]亨 特 96
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	[英国]德·昆西 99
论英雄和英雄崇拜	[英国]卡莱尔 102
论弥尔顿	[英国]麦考莱 123
芝麻与百合	[英国]罗斯金 128
论今日评论的作用	[英国]阿诺德 136
林鸟	[英国]赫德逊 150
徒步旅行	[英国]史蒂文生 152
贝多芬百年祭	[英国]萧伯纳 157
我的藏书	[英国]吉 辛 160
笼边杂感	[英国]卢卡斯 163
送行	[英国]比尔博姆 167
论老之将至	[英国]罗 素 171
热血、辛劳、汗水、眼泪	[英国]丘吉尔 173
无知的乐趣	[英国]林 德 175
《简·爱》与《呼啸山庄》	[英国]吴尔夫 178
地之灵	[英国]劳伦斯 182
论无所事事	[英国]普利斯特利 187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奥地利]里尔克 190

致父亲	[奥地利]卡夫卡 192
诗与真	[德国]歌德 215
美育书简	[德国]席勒 224
关于思考	[德国]叔本华 238
英国断片	[德国]海涅 243
查拉斯图拉之序篇	[德国]尼采 249
童年轶事	[德国]黑塞 258
旅行札记	[匈牙利]裴多菲 268
被贬低的塞万提斯遗产	[捷克]昆德拉 274
草莓	[波兰]伊瓦什凯维奇 282
父亲与我	[瑞典]拉格尔克维斯特 284
挪威的欢乐时光	[挪威]温塞特 287
随笔	[法国]蒙田 292
箴言录	[法国]拉罗什富科 302
思想录	[法国]帕斯卡尔 305
书简集	[法国]塞维尼夫人 307
品格论	[法国]拉布吕耶尔 309
波斯人信札	[法国]孟德斯鸠 312
致卢梭	[法国]伏尔泰 317
动物素描	[法国]布封 319
致巴黎大主教德博蒙的公开信	[法国]卢梭 323
一七六七年沙龙随笔	[法国]狄德罗 325
美洲之夜	[法国]夏多布里昂 330
大自然的诗	[法国]米什莱 331
论艺术家	[法国]巴尔扎克 336
悼念乔治·桑	[法国]雨果 345
“我和肖邦”	[法国]乔治·桑 347
巴黎的忧郁	[法国]波德莱尔 354
磨房信札	[法国]都德 356
上法国总统书	[法国]左拉 360
文艺生活	[法国]法朗士 362
冷冰冰的微笑	[法国]列那尔 366
《名人传》引	[法国]罗曼·罗兰 373
认识东方	[法国]克洛岱尔 375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	[法国]萨特 388
笔记	[意大利]达·芬奇 400
小银和我	[西班牙]希梅内斯 404
沙漏	[比利时]梅特林克 410
蔷薇园	[波斯]萨迪 416
散文	[阿富汗]乌尔法特 425
孟加拉风光	[印度]泰戈尔 428

自然与人生	[日本]德富芦花 436
武藏野	[日本]国木田独步 439
千曲川风情	[日本]岛崎藤村 450
我在美丽的日本	[日本]川端康成 452
沙与沫	[黎巴嫩]纪伯伦 460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	[俄国]别林斯基 463
波兰的流亡者	[俄国]赫尔岑 469
树林和草原	[俄国]屠格涅夫 484
旧日的回忆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488
我不能沉默	[俄国]托尔斯泰 493
鹰之歌	[苏联]高尔基 501
秋	[苏联]蒲宁 505
一年四季	[苏联]普里什文 509
回头的浪子	[澳大利亚]怀特 514
母亲的诗	[智利]米斯特拉尔 517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521
我们的美洲	[古巴]何塞·马蒂 525
致富之道	[美国]富兰克林 530
不自由毋宁死	[英国]亨利 534
独立宣言	[英国]杰斐逊 537
惠斯敏斯大寺	[美国]欧文 540
美国的哲人	[美国]爱默生 545
古宅琐记	[美国]霍桑 557
盖兹堡献仪演说	[美国]林肯 565
阅读	[美国]梭罗 566
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	[美国]马克·吐温 571
编后记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前 345),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出身雅典贵族。青年时代师从苏格拉底,晚年在雅典设立学园讲学。讲学过程中他写出四十篇左右的对话集,内容涉及宗教、神话、政治、伦理、教育、哲学和文艺理论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柏拉图的《对话集》是希腊文学中出色的散文作品。

〔一〕雅典人啊,你们如何受我的原告们影响,我不得而知;至于我,也几乎自忘其为我,他们的话说得娓娓动听,只是没有一句真话。他们许多假话中,最离奇的是警告你们要提防,免受我骗,因我是个可怕的雄辩家。无耻之极!他们无耻,因为事实就要证明,我丝毫不显得善辩,除非他们以说真话为善辩。他们若是以说真话为善辩,我还自认是演说家——不是他们那种演说家。他们的话全假,我说的句句是真;以宙斯的名义,雅典人啊,我不像他们那样雕词琢句、修饰铺张,只是随想随说些未经组织的话。自信我说的全是公道话,你们不必多心,反求节外生枝之意;我这年纪的人绝不至于像小孩那样说谎。可是,雅典人啊,恳求你们,在我的申辩中,若听到我平素在市场兑换摊旁或其他地方所惯用的言语,你们不要见怪而阻止我。我活了七十岁,这是第一次上法庭,对此地的辞令,我是个门外汉。我若真是一个外邦人,你们就会原谅我,准我说自幼学会的乡腔;现在我也如此要求,似乎不过分:不论辞令之优劣,只问话本身是否公正。这是审判官应有的品德,献辞者的本分在于说实话。

〔二〕第一步,雅典人啊,我应当先对第一批原告及其伪辞进行答辩,然后再对第二批的。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①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甚于安匿托士等。雅典人啊,你们多数人自幼就受他们影响,相信他们对我毫无事实的诬告。他们说:“有一个所谓智者苏格拉底,凡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辩才

^① 安匿托士是民主派的领袖,曾于公元前 403 年出力推翻三十独裁者当权的寡头政府,恢复民主制度。

且能强词夺理。”雅典人啊，他们传播这种无稽之谈，他们是我凶恶的原告，因为听其宣传者往往以为，钻研这类事物的人必也不信神。这批原告人数既多，历时又久，他们早在你们幼年最易听信流言蜚语时向你们注入这种诬告之辞，当时你们或是尚在孩提，或是方及童年。他们单方挂了案，作为原告，从不到案，因为没有被告的另一造出来答辩。最荒唐的是，他们的姓名不可得而知而指。只知其中有一个喜剧作家。凡挟妒与包藏祸心向你们宣传的人，或本身受宣传再去宣传，这些人最难对付。既不可能传他们到此来对质，我又不得不申辩，只是对影申辩，向无人处问话。请你们记住，如我所说，有两批原告，一批最近的，一批久远的；再请你们了解，我必须先对第一批答辩，因为他们先告我，并且远比第二批强有力。雅典人啊，我必须申辩，我必须设法以如此短暂的时间消除久据你们胸中的诬告之辞。但愿这做得到，如果对你、我更有利；也希望我的申辩能起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这是难的，我并不忽视事体之难易。没有别的，听神的旨意罢，现在我必须依法申辩。

〔三〕我们首先提个问题；引起对我攻击、激起迈雷托士^①对我起诉的诬告之罪是什么？攻击的人说些什么来进行攻击？他们的话需要重述一遍，仿佛原告自读宣誓过的讼词：“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歹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辞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诬告的罪状如此。你们已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见到一个苏格拉底，自命能排云乘雾，说些我毫不分晓的无稽之谈^②。我说这话并不是轻蔑那种知识，如有人是那方面的智者；我只是不甘心对迈雷托士诬告的如此大罪申辩，因为，雅典人啊，我与那种知识毫无干系。请你们之中的多数人为我作证。在座听我谈话的人很多，凡听过我谈话的人，我要求你们互相质问，究竟曾听过多少我关于这方面的言论。你们由此可知，众口纷纭关于我的其他罪状大都是同此莫须有的。

〔四〕这些事无一事实；你们如果听说我教人，并且借此得钱，这也不是事实。若能教人，对我却是妙事。如赖安庭偌斯的郃吉亚士^③、凯恶斯的普漏迪格士^④、意类恶斯的希皮亚士^⑤，他们个个能周游各城，说服青年中能无代价地随意与本城的人同群者，弃其群而追随他们，送他们钱，而且感谢不尽。此地另有一位智者，是巴里安人，听说他还在本城。我偶然遇见一位在智者们身上花钱比所有人都多的，他是希朋匿苦士的公子卡利亚士。他有两个男儿。我问他：“卡利亚士，你的二子若是驹或犊，你会为他们雇看管人，使他们各尽其性，成有用之材；看管人不外一个马夫或牧人。然而你子是人，你意中想为他们物色一位什么看管人？关于人的本分和公民的天职，谁有这方面的知识？我想你留意物色，因你有二子。已物色一位，或犹未也？”“当然有了”，他说。“你所物色的是谁，何地来的，多少束修？”我这样问。他说：“从巴里安来的叶卫偌士，他要五个谟那^⑥。”叶卫偌士煞有福气，如果真有这种技术，真会教得好。我若会这种技术，该多么自豪呢？可是我不会，雅典人啊。

〔五〕也许你们有人会问：“你怎么啦，苏格拉底？对你的诬告怎么来的？你如没有哗众骇俗的言行，这类谣传断不至于无端而起。请你原原本本诉说一遍，免得我们对你下鹵莽的判断。”我

① 迈雷托士大概是同名的悲剧诗人的儿子，当时尚年轻，可能被安匿托士利用来攻击苏格拉底。

② 阿里斯托芬曾于公元前 423 年上演喜剧《云》讽刺苏格拉底。

③ 郃吉亚士（高尔吉亚，公元前 483—前 376）是意大利赖安庭偌斯城的修辞学家和智者，曾在雅典发表演说。

④ 普漏迪格士（普罗狄科斯）是爱琴海上凯恶斯（开俄斯）岛的智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

⑤ 希皮亚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意类恶斯（厄利斯）城的智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⑥ 一个谟那合一百希腊币德拉克马。

认为提出这个质问的人是说公道话,我要剖白我得此不虞之誉而致谤的缘由。请听。或者有人以为我说笑话,请相信我对你们全盘托出事实。雅典人啊,我无非由于某种智慧而得此不虞之誉。何种智慧?也许只不过人的智慧。或者我真有这种智慧。方才我所提的那些人也许有过人的智慧。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们的智慧,因我对那种智慧一窍不通。说我有那种智慧的人是说谎,是对我伪作飞扬谤讪之语。雅典人啊,即使我对你们显得说大话,也不要高声阻挠我;我说的不是自己的话,是引证你们认为有分量的言语。我如果真有智慧,什么智慧、何种智慧,有带勒弗伊的神^①为证。你们认识海勒丰^②吧,他是我的总角之交,也是你们多数党的同志,和你们同被放逐、同回来的。你们了解他是何许人,对事何等激进热诚。有一次他竟敢去带勒弗伊求谏;诸位,不要截断我的话;他问神,有人智过于我者否?辟提亚^③的谶答曰“无也”。如今海勒丰已故,他的弟弟在此,能对你们作证。

[六]你们想,我为什么提起这话,因为要告诉你们,对我的谤讪从何而起。我听了神的话,胸中怀此疑团:“神的话究竟何所指,他出了何谜?我自信毫无智慧,他说我最有智慧,究竟何所云?按其本性,神决不会说谎。”神的话何所云,好久我的疑团不能解。后来还曾用很大气力去探讨他的真意。

我访了一位以智慧著称的人,想在彼处反驳神谶,覆讖语曰:“此人智过于我,你却说我最有智慧。”我见了此人,——不必举其姓名,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对他的印象如此:和他交谈以后,觉得此人对他,对许多人,尤其对自己,显得有智慧,可是不然。于是我设法向他指出,他自以为智,其实不智。结果,我被他恨,被在场的许多人恨。我离开后,自己盘算着:“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我想,我在这细节上,我确实比他聪明:我不以所不知为知。”再访比他更以智慧著称的人,也发现了同样情况。于是除他以外,我又结怨于许多人。

[七]此后,我一一去访,明知会结怨,满腔苦恼、恐惧,可是必须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为了探求神谶的真意,我必须出发去访以智慧著称的人。指天为誓,雅典人啊,我必须对你们说实话;确实,我所得的经验如此:我秉神命出访时,发现名最高的人几乎最缺乏智慧,其他名较低的人却较近于有学识。我要对你们叙述我在出访中所做的苦工,以证明讖语之不可反驳。访政客们以后,访了各体——咏史、颂神以及其他——的诗人,想在现场证明我比他们不学无术,以其精心结构的作品质问他们其中的意义,本想同时能得到一些指教。诸位,我感觉难为情对你们说实话,可又不得不说。几乎所有在场的人讲他们的诗都比他们本人讲得好。因此我发现,诗人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讥讽语而不自知其所云,我想诗人所感受亦复如此。同时我发现,诗人们因其会作诗,其他方面便自以为智在人人之上,成了出类拔萃之人物,其实不然,我离开他们,心想,我超过他们,正如我超过政客们。

[八]最后去访手艺人。自知对这方面一无所知,也相信会发现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确实我没有被欺,这方面我所不知的他们尽知,在这方面,他们智过于我。可是,雅典人啊,好艺人竟和诗人犯同样错误,因有一技之长,个个自以为一切都通,在其他绝大事业并居上智。这种

① 带勒费伊(得尔福)的神,指预言神阿波罗。

② 海勒丰是民主派人,曾反对三十独裁者当权的寡头政府。

③ 是阿波罗庙里的女祭司。

错见反而掩盖了他们固有的智慧。因此,关于神的讖语,我扪心自问:保持自我的操守,不似彼辈之智,亦不似彼辈之愚呢,或是效他们之亦智亦愚?最终我自答并答讖语:还是保持故我好。

[九]由于这样的考察,雅典人啊,许多深仇劲敌指向我,对我散布了许多诬蔑宣传,于是我冒了智者的不虞之誉。在场的人见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为他人所不知者我知之;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讖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借我的名字,以我为便,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惟有如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

甚至如今,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所认为有智慧的,不论邦人或异邦人;每见一人不智,便为神添个佐证,指出此人不智。为了这宗事业,我无暇顾及国事、家事;因为为神服务,我竟至于一贫如洗。

[十]非但如此,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我。喜见许多人被我考问,时常摹仿我,也去考问人家。我想,他们也发现许多人自以为智,其实寡智或不智。结果,被考问的人不恨他们,却埋怨我,骂道:“苏格拉底最可恶,他把青年引诱坏了。”若有人问:“如何引诱青年,做了什么,教了什么?”他们又说不出,他们茫然不知所以,偏要装明白,便信口说些易于中伤所有爱智求知者的话,如“天上地下无不钻研”、“不信神”、“强词夺理”等等。我认为,他们不愿说实话,他们假装智慧,其实一无所知,——这已成为最明显不过的了。他们野心勃勃,既活跃,人数又多,异口同声协力攻击我,你们两耳久已塞满了对我恶毒诬蔑之词。他们之中出来了迈雷托士、安匿托士、吕康^①三个攻击我的人:迈雷托士为诗人们出气,安匿托士为艺人和政客们复仇,吕康为说客们抱不平。我起先说过,我若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把你们之中如此根深蒂固的广泛的流言蜚语消除干净,那才是奇怪呢。雅典人啊,这就是事实,无论大小巨细,一一托出,对你们不欺不瞒。我知道很清楚,我以如此言语行为,结怨于人;他们的怨是我说实话的证据,他们对我的诬告在此,恨我的原因也在此。你们随时去考察,无论现在将来,都会发现同样事实。

[十一]关于第一批原告对我的诬告,我已向你们提出了充分的申辩。这里,对自命爱国志士的迈雷托士和其他二人,我要继此而提出申辩。这是另一批的原告,我们也要听其宣誓的讼词。他们的讼词大致如此:苏格拉底犯罪,他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他们告发的罪状如此,我们逐一考察吧。他们说犯罪,蛊惑青年。雅典人啊,我说迈雷托士犯罪,把儿戏当正经事,轻易驱人上法庭,伪装关心向不注意的事。这是事实,我要向你们证明。

[十二]来,迈雷托士,请说,你是否认为使青年尽量学好是首要的事?

“是的。”

现在请问在座指出谁使青年学好,显然你知道,因为你关心此事。据你说,你发现了蛊惑青年的人,把我带到在座面前控告我;来向在座说,谁使青年学好,指出他是什么人?瞧,迈雷托士,你倒不做声了,说不出什么了吗?这对你岂不丢脸,岂不是充分证明了我的话:你对此事毫不关心?我的好人,还是请你说吧;谁使青年学好?

“法律。”

这不是我所问的,最好的人;我问的是什么人,什么人首先懂得这一行——法律。

^① 吕康是雅典政治家,曾反对三十独裁者当权的寡头政体。

“在座诸公——审判官。”

说什么,迈雷托士?他们能教诲青年,使青年学好?

“当然。”

他们全会,或者也会有不会?

“全会。”

我的哈拉^①,世上有这许多有利于青年的人。听审的人呢,他们也使青年学好吗?

“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元老院的元老们如何?

“他们也同样使青年学好。”

那么,迈雷托士,议会议员蛊惑青年,或者他们全体使青年学好?

“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这么说,除了我,全雅典人都使青年学好,唯我一人蛊惑青年。你是这么说的吗?

“对了,我确是这么说的。”

你注定我的悲惨命运呀!我问你一句:关于马,你是否这么想,举世的人对马都有益,惟有一人于马有损?或者相反,对马有益的只是一人或极少数人——马术师,而多数用马的人于马有损?不但马,所有其他畜生是否同此情况,迈雷托士?当然是,不管你 and 安匿托士承认与否。青年们福气真大,如果损他们的只有一人,益他们的举世皆是!迈雷托士,你已充分表明对青年漠不关心,你显然大意,对所控告我的事,自己毫不分晓。

[十三]再则,迈雷托士,以宙斯的名义,请告诉我们,和好人在一起好呢、同坏人在一起好?好朋友,请答复啊,我问的并不是难题。坏人是否总会随时为害于与之接近的人,好人是否总会随时使同群者受益?

“当然。”

有人情愿受害于同群者过于受益吗?答复吧,好人,法律要你答复啊。有人宁愿受害吗?

“当然没有。”

好了,你把我拖到此地,因我蛊惑青年、使之堕落。有意的或是无心的?

“我说有心的。”

什么,迈雷托士?你这年纪竟比这年纪的人智慧得许多,晓得坏人总是为害于与之接近的人,好人总是使同群者受益;而我竟至于蠢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不知道把所接近的人引诱坏了,自己也有受害的危险,反而如你所云,有意去引诱他们?这一点,我不信你的,迈雷托士,我想世上没有人会信。那么,我或是没有蛊惑青年,或是蛊惑出于无心;两方面你都是说谎。我若是无心地蛊惑了青年,那么,法律不为无心的罪过拖人来此地,只是把犯者私下告诫一番。显然,倘有人背地警告我,我会停止无心所做的事。可是你躲避我,不肯和我交谈教导我,偏要拖我到此地;法律只要应当治罪的,不要应受告诫的人来到此地呀。

[十四]雅典人啊,我所说的已经明显了;迈雷托士对此等事毫不注意。但是,迈雷托士,告诉我们,你说我是如何蛊惑青年的?按你提出的讼词,我教他们不信国教、崇奉新神,你不说这就是我蛊惑青年吗?

“这确是我所说的。”

^① 哈拉(赫拉)是宙斯的姐姐和妻子。

现在,迈雷托士,为当前辩论所维护的神,请你对我和在座表白更清楚些。我不能了解:到底你是说我主张有神,自己相信有神,不是无神论者,在这一点上可告无罪;而所信是国教以外的神,这一点是你所控告的,或者说我简直不信有神,并且宣传无神论?

“我说你简直不信有神。”

你吓我,迈雷托士;你这话哪里说起?我难道不信日、月是神,如他人所信?

“不,审判官,以宙斯的名义说,他不信,他说日是一块石,月是一团土。”

亲爱的迈雷托士,你认识到你是控告安那克萨哥拉士^①吧?你如此藐视在座,认为他们不学到连克拉衬门耐的安那克萨哥拉士的书充满着这一类的话也不知道?青年们难道需要跟我学这套话,不会以至多一个德拉克马的钱去看戏,听到同样的话,笑苏格拉底剽窃前人如此离奇的学说?以宙斯的名义说,你真以为我不信有神吗?

“当着宙斯说,你丝毫不信。”

你的话不可信,迈雷托士,我想你自己也信不过。雅典人啊,我觉得此人太轻率、太卤莽,他的讼词是少年莽闯的表现。他像是出谜来试探我,心想:“且看,智者苏格拉底能否察出我故意开玩笑、说矛盾话呢,或者他和在座的听众都被我瞒过了?”他在讼词中的话显得自相矛盾,就像是说,“苏格拉底因不信神、因信神犯罪”,这岂不是开玩笑的口吻?

[十五]诸位,和我一起研究他如何显得是说矛盾话;迈雷托士,你答我们的问。诸位,莫忘我起初的恳求:我按平日习惯的态度说话,请你们不要喧哗。迈雷托士,有任何人相信有人的事物,而不相信有人吗?让他答,诸位,不要骚扰。有没有人不信有马,而信有马具;不信有吹箫的人,而信有箫?没有的,我的好人;你不肯答,我对你和在座诸君答。可是你要答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相信有鬼神的踪迹,而不信有鬼神?

“没有。”

难得你金玉之口被在座勉强逼出片言以答。你说我相信并传授有新或旧之鬼神的踪迹,那么,按你宣誓的讼词,我相信有鬼神的踪迹;我既相信有鬼神的踪迹,就必然相信有鬼神,不是吗?是的;你不答,我假设你同意。我们相信鬼神是神,或神的子女,同意不同意?

“当然是的。”

你原先说我不信有神,现在如你所云,承认我相信有鬼神,相信鬼神是神的一各,——这就是我所说的你造谜为谜,说我不信有神又信有神。鬼神若是神的私生子,据说是和水仙姑或其他女神所生,世上任何人能信有神的子女而无神吗?其荒谬等于相信有马和驴所生之子——骡——而没有马和驴。迈雷托士,你提这个讼词,不是有意试探我们,便是茫不可得我的实在罪名。然而你想迷惑稍有脑筋的人,相信同一个人会信有鬼神踪迹而不信有神、有鬼、有英灵,世上无此骗人的机关。

[十六]雅典人啊,按迈雷托士的讼词,我之无罪,不必多申辩了,这些已经够了。你们尽可相信我前面所说是实话:多数人中有对我的深仇大恨,如果定我的罪,这就是定罪的缘因,不是迈雷托士和安匿托士,倒是众人对我的中伤与嫉恨。已经陷害了多数好人,我想将来还要陷害许多,不会到我为止。或者有人对我说:“苏格拉底,你因所从事,如今冒着死刑的危险,还不知惭愧吗?”我就答他一句正当的话:“足下说得不巧妙,你以为稍有价值的人只会计较生命的安危,他惟一顾虑的不在于行为之是非、善恶吗?按你的话,图垒阿之役丧生者的英灵皆不足道,尤其是特

^① 安那克萨哥拉士(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 500~前 428),是原子唯物主义的先驱。

提士之子^①之不肯受辱而藐视生命危险的气概也不为贵了。当他迫不及待要杀赫克多拉^②，他的神母对他说，我记得，大致如下的话：‘吾儿，你为你友帕徒娄苦洛士^③之死复仇，杀了赫克多拉，自己也休想活，因为死的命运，赫克多拉之后，接着就到你！’他听了这话，藐视生命危险，只怕偷生而不能为友复仇，直截了当地答道：‘我宁死以惩作恶者，不愿偷生斯世，貽笑柄于满载苦恼的弓状巨舰之旁，为大地之累。’你想，他把性命和冒险放在心上吗？”雅典人啊，这是实情：凡职位所在，无论出于自愿所择，或由于在上者委派，我想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辞艰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勿辱。

[十七]雅典人啊，你们以前选来指挥我的将官，派我去浦提戴亚、安非朴里斯，和戴里恶斯^④等地，当时我能一如同列，冒死守职；现在，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察自己，检察他人，我却因怕死或顾虑其他，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真正堪得抓我到法庭，告我不信有神，因我不遵神谕，怕死，无知而自命有知。诸位，怕死非他，只是不智而自命为智，因其以所不知为知。没有人知道死对人是否最好境界，而大家却怕，一若确知死是最坏境界。以所不知为知，不是最可耻吗？诸位，这也许是我不同于多数人之处，我如自认智过于人，也就在此：不充分了解阴间情形，不自命知之。然而我知道，行为不轨，不服从胜于己者，无论是神是人，这些都是坏事和可耻的事。我绝不恐怖、避免好坏尚未分晓的境界过于所明知是坏的境界。方才安匿托士说，不抓我来此地也罢，既抓我来此地，就不得不把我处死，如释放我，你们的子弟学会了——苏格拉底所传授的，会彻底堕落。现在，你们如不听他的话，释放我，对我说：“苏格拉底，这次我们不听安匿托士的话，释放你，可是有个条件：以后不许如此探讨，不得从事爱智之学，如被我们察出依旧从事，你就必须死了。”雅典人啊，如果你们依此条件放我，我可要对你们说：“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是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如果你们有人反唇相稽，还说注意这些，我不轻易放过他，自己也不离开他，必对他接二连三盘问。如果发现他自称有德而实无，就指责他把最有价值的当作轻微的、把微末的视为重要的。我遇人就要这么做，无论对老幼、同胞或异邦人，尤其是对同胞，因为他们和我关系较为切近。你们要明白，这是神命我做的事，我认为，我为神办此差是本邦向所未有的好事。我巡游各处，一无所事，只是谆劝你们老幼不要顾虑身家财产在先，而与性灵的最高修养并重；对你们说，德性不出于钱财，钱财以及其他一切公与私的利益却出于德性。说这个道理如果是蛊惑青年，这个道理就是有害的；如有人说我讲的是这个道理以外的什么，他就是说谎。所以，雅典人啊，关于这事，我要声明：你们听或是不听安匿托士的话，放我或是不放，我总不会改行易操，即使要死多次。

[十八]雅典人啊，不要骚扰，仍旧遵守我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搅乱我的话，请听罢；我相信我的话能得益。我要对你们说一些别的话，你们听了或许会叫起来，可是千万不要叫。

① “特提士之子”指参加图垒阿(特洛亚)战争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

② 赫克多拉(赫克托耳)是特洛亚的王子，被阿喀琉斯杀死。

③ 帕徒娄苦洛士是阿喀琉斯的好友，被赫克多拉杀死。

④ 苏格拉底曾参加公元前430年的浦提戴亚战役、公元前422年的安非朴里斯(安非波利斯)战役和公元前424年的戴里恶斯战役，在后两个战役中，雅典人吃了败仗。

你们要知道,杀我这样的人,你们害我倒不如害自己之甚。迈雷托士或安匿托士都不能害我,他们不能害我,我相信坏人害好人,是神所不许,他也许能杀我,或放逐我,或剥夺我的公民权,以为这就是对我的大祸害。他人也许同样想,我却不以为然。我想他谋杀无辜的罪孽重于所加于我的祸害。所以,雅典人啊,我此刻的申辩远不是为我自己,如有人之所想,乃是为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因为,你们如果杀了我,不另找如我之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像马虻粘在马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把我缚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诸位,这样的人不易并遇,你们若听我劝,留下我吧。像睡中被人唤醒,你们许会恼我、打我,听安匿托士的话,轻易杀我,从此你们可以过着昏昏沉沉的余生,除非神关切你们,另派一个人给你们。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在这方面你们可以见得:我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务,多少年来经常抛之脑后,总是为你们忙,分别个个专访,如父兄之于子弟,劝你们修身进德——这不像一般人情之所为。我若是有所图于此,或以劝善得钱,这还有可说;现在你们亲见,告我的人无耻地诬告了其他一切罪状,却不能无耻到伪造证据,说我要索报酬。我想,我有充分证据证明我说实话,那就是我的贫穷。

[十九]我到处巡游,席不暇暖,私下劝告人家,而不敢上公庭当众讨论国是、发表政见,这也许显得离奇。其原因,你们听我随时随地说过,有神灵降于我心,就是迈雷托士的讼词上所讽刺的。从幼年起,就有一种声音降临,每临必阻止我所想做的事,总是退我,从不进我。他反对我从事政治。我想反对得极好:雅典人啊,你们应知,我若从事政治,吾之死也久矣,于己于世两无益也。莫怪我说实话。凡真心为国维护法纪、主持公道,而与你们和大众相反对者,曾无一人能保首领。真心为正义而困斗的人,要想苟全性命于须臾,除非在野不可。

[二十]我要向你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不是空话,是你们所尊重的实际行为。听我的遭遇,便能见得我不肯背义而屈服于任何人,我不怕死,宁死不屈!我要对你们讲一件平凡而有关法律的事,可是真事。

雅典人啊,除当过元老院的元老之外,我不曾担任国家的其他官职。当时轮到我族的元老^①组织理事团董理院务。你们要集体审理十大将海上班师时未收阵亡兵士之尸——这是不合法的,你们后来也都承认。当时我是理事中惟一的人反对你们违法办事,虽然政论家宣称要弹劾我,拘拿我,你们也喧哗怂恿,我却拿定主意,必须为法律、为公道而冒一切险,不愿因畏縲绁、斧锯而附和你们于不义。这是本邦庶民政治尚存的事。嗣后寡头政体成立,三十巨头召我和其他四人同到圆宫,派去萨冷密斯^②逮捕当地人赖翁来伏诛;他们还派了多人去执行许多类的命令,因为他们想加罪的人以多为妙。当时,我不徒以言语,以实际行动,如不嫌用粗鄙的话说,表示丝毫不怕死,可是我万分留心,不做任何背义慢神的事。当时的政府,淫威虽盛,却吓我不倒,不能强我作恶,我们离开圆宫,其他四人去萨冷密斯捉赖翁,我直溜回家。那政府若不是随即倒台,我

^① 公元前 406 年,雅典海军战胜腊克带蒙(拉栖第梦),因战于阿吉牛西群岛附近故谓之阿吉牛西之役。退兵时,海军十大将未收回阵亡兵士的尸首,雅典人民大怒而控告他们。十大将在法庭上申诉,曾派人收尸,因狂风突起而收不成。法庭上两造争论不休,法官宣布交元老院(Senate)规定审理的程序。十大将的案,原告人民提议不必个别审判,要求笼统由人民投票表决,意在必置他们于死地。这不合雅典的法律。苏格拉底那天以元老院总主席的资格在法庭上当主席,他不肯把原告人民这种不合法的提议提交法庭会议,虽然恐吓万端,他全不顾。可惜按规定他只值班一天,第二天由另一人主持,那人屈服了,十大将终于含冤而死。

^② 萨冷密斯(萨拉米)是个岛屿,在雅典港口西边。

也许为此事送命了。关于这几件事,有很多能对你们作证的人。

〔二十一〕你想我能活到这年纪吗,如果我在朝任职,为正人君子之所应为,维持公道,并如所应为,以此为首要的事?差得远呢,雅典人;没有任何人具此本事。我一生,无论在朝在野,总是这样一个人,不曾背义而对任何人让步,不论诽谤我的人所指为我的弟子或其他人。我不曾为任何人之师;如有人,无论老少,愿听我谈论并执行使命,我不拒绝,我与人接谈不收费、不取酬,不论贫富,一体效劳;我发问,愿者答,听我讲。其中有人变好与否,不应要我负责,因为我不曾应许传授什么东西给任何人。如有人说从我处私下学会或听到他人所不曾学、不曾听的东西,请认清,他不是说实话。

〔二十二〕然则何以有人乐于浪费时间和我相处?雅典人啊,此事的缘起你们早已听见,我把全部事实对你们说过了:他们乐于听我盘问不智而自以为智的人,此事确实有趣。我相信此事是神之所命,神托梦启示我,用谏语差遣我,以种种神人相感的方式委派我。雅典人啊,此事是真,否则易驳。如果我蛊惑青年,以往受我蛊惑的如今年长了,回忆少年时受我引诱,必然会出来告我,对我报复。若是他们自己不愿出面,他们的父兄和其他亲属,回忆子弟或后辈亲属受我的害,也会把真相揭出。他们此刻在场的很多,我所看见的:第一是克力同在此,他与我同年同区,是这位克力透布洛士之父。其次是斯费托斯的吕桑尼亚士,是这位埃斯幸内士之父。再次是开非索斯的安堤丰在此,埃比更内士之父。此外还有别人,其兄或弟常和我一起消遣,如:匿寇斯徒拉托士,提坞肘提底士之子,提坞豆托士之兄(提坞豆托士已故,当然不能阻止其兄告我);帕拉洛士、邓漠豆恪士之子,过去的提阿盖士之兄;阿速满托士,阿力斯同之子,其弟柏拉图在此;埃安透都洛士,其弟阿普漏兜洛士也在此。我还能对你们举许多人,其中也有迈雷托士最宜引为其讼词作证的,他若是忘了,现在尚可提出,我退席,让他提,如果他有可提的这类证人。可是,诸位,你们要发现完全与此相反的情形,他们反而极愿帮我这蛊惑青年者,迈雷托士和安匿托士所告发的,把他们的亲属带坏的人,受我蛊惑的,本人帮我,犹有可说;至于他们的亲属,既不曾受我蛊惑,又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理由帮我?除非那个真确的理由:深知迈雷托士说谎、我说实话。

〔二十三〕诸位,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话大致就是我所要申辩的了。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大危险的地步。也许有人怀此恼羞成怒之感,向我发泄,带怒气对我投一票。你们若是有人存此心——我估计不会有;如果真有,我想对他这样说不为过分:好朋友,我也有亲属,如荷马所说的:“我并不是出于木石”^①,也是人的父母所生;我也有亲属,雅典人啊,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几乎成人了,两个还小,但我不把任何一个带来求你们投票释放我。我为什么不这么做?雅典人啊,我不是有意拗强,也不是藐视你们。我对死有勇与否,是另一问题,为你、我和全国的名誉,我认为这样做无耻,我有这么大年纪、这样声望——不论名与实相称与否,大家已经公认苏格拉底有过人处。你们之中,以智或勇或任何其他德性著称的,如果也这样做,岂不可耻?可是我常见过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他们以为死是可怕的事,若许他们免死,似乎便能长生。我觉得这种人足为邦国之耻,外邦人会议论说,雅典之德高望重,国民所称誉、拥戴而居官职的人,真无以异于妇人女子。雅典人啊,这种行为,我们有些声望的人都不宜做,你们也不可允许我们做;你们要明白表示:凡演这种可怜戏剧,贻邦国以笑柄的人,远比持镇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9卷第163行。

静态度者易于判罪。

〔二十四〕诸位,不名誉以外,我想,向审判官求情,乞怜释放,总不是正当的事,只可向他剖白,说服他。审判官坐在法庭上是要判断是非曲直,不能枉法徇情;他发誓不凭自己的好恶施恩报怨,只是依法判断。所以,我们不可使你们背誓成习,你们也不可自己背誓成习,否则你我双方都做了不敬的。因此,雅典人啊,休想我肯向你们做这种我所认为不高尚、不正当、不虔敬的事,以宙斯的名义,姑不论他时,尤其当前迈雷托士正在此告我慢神。显然,我若对你们发过誓的人苦诉哀恳强求你们背誓,那就是教你们不信有神,我的申辩成了无神论者的自供。但是这和事实相差甚远;雅典人啊,我信神非任何告我的人之所能及,我委托你们和神明在最有利于你我双方的情况下,判断我的案。

〔苏格拉底的申辩至此结束,大家投票。结果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二百二十票宣告有罪。以下他再发言。〕

〔二十五〕雅典人啊,对你们投票定我罪,以及其他许多蝉联而发生的事,我并不恼怒,也不觉意外;颇感诧异的是正反两方的票数,想不到反对票这么少,我所预料的要多,似乎两方票数只要对调三十,我就可以释放了。我想,就迈雷托士论,我现在已经释放了,不但释放了,对人人都清楚,如果没有安匿托士和吕康上前告我,他要罚款一千德拉克马,因他没有得到五分之一的票数。

〔二十六〕此人提议以死惩罚我,我要承认什么惩罚以代替死刑呢?显然要提我所应得的,是吗?我应受,应偿什么?我一生未尝宁息,不像众人之只顾家人生产、蓄积钱财,不求武职,不发政论,不做官,不参与国内阴谋和党派之争,自知过于刚直、与世征逐难以保全性命,便避开了对自己和你们都做不成有益之事的纷华之域,专去那对每个私人能得到我所认为最大益处的地方。劝你们个个对己应注意德与智之求全先于身外之物,对国当求立国之本先于谋国之利,对其他事要同样用先本后末的方法。像我这样的人应何所受、何所得?好处,雅典人啊,我应得好处,如果真正据功求赏,好处应是与我相称的。对你们的穷恩主相宜的是什么?他需要有闲劝导你们。雅典人啊,对此种人相宜的莫过于许他在普吕坦内安^①就餐。这对我相称远过于奥林匹克场上赛马或赛车得胜的人,因为他造福于你们是表面的,我造福于你们是内在的,他生计无所需,我却需要。所以,若须正当依我所应得科罚,就罚我在普吕坦内安就餐吧。

〔二十七〕我说这话,正如以前说不肯啼泣哀求的话,或许对你们显得是有意拗强;其实不然,我说这话却是因为深信自己向不有意害人,可是不能使你们同样相信,因为说话的时间太短;我想,你们若有一条法律,如他邦的人所有,规定凡死刑案件不得一日里判决,必须经过好几天,那就能使你们相信;现在不易在短时间内肃清偌大诬陷蜚语。因我深信不曾害人,我也决不肯害己,我不承认应当吃亏、堪得受罚。我何苦来?怕迈雷托士所提我认为所不知吉或凶的吗?选择所明知是凶的为代吗?我要提议什么惩罚?监禁吗?何苦坐牢过着在职官吏的奴才生活?提议罚款,监禁以待付吗?这和我方才所说的长期监禁相同,因为我没有钱以付罚款。提议放逐吗?或许你们罚我放逐。我可未免过于贪生,甚至迷惑到不能估计:你们,我的邦人,尚且不耐我健谈、多话,厌其烦、恶其冗,要赶我走,异邦人反而易容我这一套吗?差得远呢,雅典人。像我这年纪的人离乡背井而投他邦,人复被逐,轮番更迭以延残喘,如此生涯岂不妙哉!我相信每到一处,

^① Prytaneum 的译音。雅典的公共食堂,特为元老院的理事、外国使者和有功于国的人所设的。

青年们必如此地之聚聆我谈天。我若是赶他们走，他们必央其兄长来赶我；我不赶他们，其父和亲属们会为他们赶我。

[二十八]或者有人说：“苏格拉底，你离开我们，不会缄默地过日子吗？”这最难使你们任何人相信：如果说，我不能缄默，缄默就是违背神的意旨，你们不会相信，以为我自我谦抑，如果再说，每日讨论道德与其他问题，你们听我省察自己和别人，是于人最有益的事；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些话你们更不会相信。诸位，我说，事实确是如此，却不容易使你们相信。此外，我也不惯于设想自己应受任何损害。我若有钱，就自认所能付的罚款，这于我却无伤。可是我没有钱，除非你们肯按我支付的能力定罚款的数目。或者我付得起一个谟那银币，我自认此数。雅典人啊，在座的柏拉图、克力同、克力透布洛士、阿普漏兜洛士，他们都劝我承认三十谟那，肯为我担保；我就承认此数罢，他们对此款项担保得起。

[审判官去判决，结果判他死刑。他再发言。]

[二十九]雅典人啊，过不多时，有意辱国之徒要骂你们，奉送戕杀智者苏格拉底之名；他们存心责难你们，称我智者，其实我并非智者。你们稍等些时，所期望的自然就会达到，瞧，我的年纪，生命途程已经走多远了，多么接近于死了。我说这话不是对你们全体，是对投票判我死刑的人。我还对同一批人说：诸位，你们或许以为，我被定罪，乃因我的辞令缺乏对你们的说服力，我若肯无所不说、不为，仅求一赦，那也不至于定罪。不，远非因此。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人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所认为不值得我说我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我当初在危险中决不想做出卑躬屈膝的奴才相，现在也不追悔方才申辩的措辞，我宁愿因那样措辞而屈死，不愿以失节的言行而苟活。无论在法庭或战场，我或任何人都不应当不择手段以求免死。在战场上，往往弃甲曳兵而走，或向追者哀求，每当危险时，若肯无所不说、无所不为，其他逃死的方法还多着呢。诸位，逃死不难，逃罪恶却难得多，因为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钝又老，所以被跑慢的追上，控我者既敏且捷，所以被跑快的——罪恶——追上。现在我被你们判处死刑，行将离世，控我者却被事实判明不公不义，欠下罪孽的债；我受我的惩罚，他们受他们的惩罚。或许这是合当如此，我想如此安排倒也妥当。

[三十]投票判我死刑的人们，我要对你们作预言，人之将死时最会预言，我已到其时了。我对你们说，杀我的人啊，宙斯为证，我死之后，惩罚将立即及于你们，其惨酷将远过于你们之处我死刑。现在你们行此事，以为借此可免暴露生平的隐匿，可是，我说，效果适得其反。将来强迫你们自供的人更要多，目前被我弹压住，你们还不知道呢。他们年轻，更苛刻，更使你们难堪。你们以为杀人能禁人指摘你们生平的过失，可想错了。这种止谤的方法绝不可能，又不光彩；最光彩、最容易的不在于禁止，却在在自己尽量做好人。这就是我临行对你们投票判我死刑者的预言。

[三十一]趁官吏们正忙着、我尚未赴死所之前，愿和投票赦免我的人们谈谈此事的经过。朋友们，请等我，不会有人禁止，我们不妨尽所有时间彼此谈谈。你们是吾友，我想把此刻所感觉之意义揭示给你们。我的审判官啊，我称你们审判官，你们无愧此称呼；我遇一件灵异的事。经常降临的神的意旨以往每对我警告，甚至极小的事如不应做，都要阻止我做。你们眼见，当前发生于我的事，可以认为，任何人都认为最凶的；可是这次，我清晨离家，到法庭来，发言将要有所诉